编者按　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然而，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更需要因地制宜、综合施策的大智慧。近日，本报科教部与人民网科教频道联合策划甘肃南部山区采访，走进学校、教学点，考察当地探索出的乡村教育自强新实践——教师园区+走教。

学生不动教师跑，降低学生交通风险；“学校人”变身“园区人”，均衡优质教育资源

教师园区+走教：山村教育新路

本报记者　张保淑　人民网记者　申　宁　贺迎春

早上7时20分不到，王峰峰准时上了班车。背上，是他心爱的手风琴。

今天，他要去上袁教学点，给一二年级的学生上音乐课。昨天，他去的是南七小学，也是音乐课。一周5天，王峰峰3天在南七，两天在上袁。

王峰峰在“走教”。在此之前，他是陇城张沟附中的一名语文老师。再之前，他在大学里念的是音乐专业。和王峰峰一起走教的，还有另外32名老师。

走教，是陇城教育的一个创造。一名教师要跨两个以上学校上课。

陇城镇，位于黄土高原边缘，甘肃狭长地图的东南端，是秦安县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开车要1个半小时。陇城文化底蕴丰厚，素有娲皇故里、街亭旧地之称，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大地湾遗址亦近在咫尺。但与其历史文化地位不相称的是陇城教育近年来发展不均衡、山里川里差距大，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生源流失、择校普遍，教学质量无法保障。

2014年，秦安县决定在陇城建立教师园区，将全镇老师集中管理，推行走教。走教和走读，一字之差，改变了陇城教育的面貌，细算一下，能拿出5本不同的“民心账”。

陇城镇教师园区教师李安喜正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陇城镇山王小学带领孩子们做游戏。　陈　斌摄

安全账——送教上门“双保险”

安让金，陇城教师园区校长。他告诉记者，走教的诞生，最初源自对学生安全的忧虑。以前，用校车接送学生，超载是经常的事，隐患大。特别是正宁校车事故，虽然已过去5年，但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发生在2011年深秋的那场车祸，夺去了20个人的生命，其中包括14枝待放的“花朵”。

山路崎岖，校车隐患，怎么办？

换位思考，学生不动老师动。当地政府决定，建园区，推“走教”。从去年10月开始，按村小和教学点分布，安排4条班车专线，早晨送老师过去，晚上接老师回来，固定车辆，固定司机，固定人员，固定路线。为保证安全，园区还做了一个“双保险”，除一条道路状况良好的线路外，其他班车司机都要求有A证。学生不用挤校车了，老师的心也踏实了。

教学账——各科齐全一个都不少

刚走进张湾小学的校门，一年级的马勇就冲着姜秋霞大叫起来：“姜老师来了！姜老师来了！”姜秋霞周一至周四在张湾小学走教，负责一到四年级的音乐和美术课。今年7岁的马勇，特别喜欢画画，一有时间就让姜老师教他画画。

教师安敏在课堂上。　申　宁摄

城里的学校各有各的特色，而乡下的学校总是相似的。生源少，师资力量薄弱，课程开不齐。在陇城，虽然老师总量上基本够用，但结构性短缺却非常严重，村小、教学点的音体美老师严重不足。而且，一个教学点一般只有一两名教师，即使是完小，同一学科一般也只有一两名教师；导致了有教无研的局面。

园区统一调配管理后，各学校、教学点缺啥补啥，英语、科学、音乐、体育、美术，都能开齐开足。每天晚上的集中备课、集中教研，也让老师们可以相互切磋提高了。

走教的第一节美术课，姜秋霞让孩子们用线条勾勒做美梦的小花猫，孩子们画得很认真，但从构图到涂色，和川区的孩子差了一大截。姜秋霞就一笔一画地教。一段时间后，孩子们进步很大，现在可以画一些简单的创意画和写意画了。姜秋霞很欣慰。

陇城镇南七小学，学生们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篮球比赛。　陈　斌摄

经济账——贫困县照办大教育

清水河畔，一栋栋红白相间的建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这就是陇城的教师园区。

一栋园区教学教研场所，3栋住宅，住着全镇8所小学12个教学点的142名教师。

园区占地15亩，不是一个小投入。秦安是国家级贫困县，光靠县财政肯定没戏，当地政府为此没少花心思。

地皮，征用的是河滩地，基本上没花钱。资金，整合了公共租赁住房等项目资金1700多万元，县财政自己掏了1000万元，再加上各界捐的200多万元，合计2900多万元。经过一年多建设，2015年9月，园区建成了。事实证明，穷县也能办大教育。

秦安县县长程江芬还算过一笔账：把陇城教学点的学生撤并到完小上学，每天需接送学生387人，需14辆校车，花4200元。现在改为接送教师，需校车4辆，花1200元，一天省3000元，每年在校200天，一年能省60万元。这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人事账——校点一体做到四“统一”

想进城，不愿下乡，人之常情。但这样的结果，就是最后留在山区教学点的，大多是一群甘于奉献的老教师。但乡村教育，不能只靠奉献。

改变，从教师资源配置开始。

实行走教后，园区内校点一体化，精准管理，统一安排课程，统一教学计划，统一作息时间，统一调配教师，边远山区也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

校长不用费尽心思安排人了，老师不用绞尽脑汁往上跑了。老师的身份由“学校人”变成了“园区人”，大家都住在一起，待遇一样，在哪儿上课都一样，少了抱怨，多了愉悦，老师们可以把更多的心思用在教学上。用安让金的话说，人事调动实现了软着陆。

人心账——稳教安民叫响陇城模式

“现在已经有外乡教师在打听如何能到园区教书了。”安让金有些得意。

待遇好是留住乡村教师的硬道理。

在陇城园区，除了退休和将要退休的老教师，每名教师都可以分到一套住房，已婚的，84平方米；单身的，近30平方米。目前84平方米的房子已经入住，单身宿舍很快也能交付。房子产权归教体局，老师只要在岗就有使用权。陇南师专毕业的安敏去年刚考到陇城园区，现在在张湾小学当教师，对于住房，她笑道：“很期待。”

南七小学的校长陈继明，2007年大学毕业，2014年才结婚，结婚时已经32岁了。在偏远山区，圈子小，流动少，青年教师找对象难，也是困扰乡村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张湾小学的校长赵晓文以前常住在学校，夜晚的孤独总是难熬。集中住宿后，女教师有了安全感，生活方便了，聊天对象多了，教师间的感情交流也更频繁了。

走教刚开始半年多，已有学生回流了，尽管只有一个。在安让金看来，这是好兆头，走教正逐渐被外部认可。

“教师集中，对象好找了，生活方便了，教研也好了，生源不是问题。”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对“陇城模式”赞誉有加，“要大力推广，在乡镇建设一批教师园区。”

当然，走教不是十全十美，走教不是万能钥匙。

同样是走教教师的李艳萍，有另一种担心：“以走教的方式走进课堂，带给学生的有希望、有期待，同时也让他们担心老师哪一天就离开了，再也看不到熟悉的身影，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声音。虽然孩子们很小，但他们依然害怕离别，因为，山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

王嘉毅表示，建教师园区要因地制宜。走教虽是很好的模式，但并不适合所有地方。对一些地方，王嘉毅觉得可以推广寄宿制。他希望全国能根据实际探索出若干不同模式。

支持中国科技进步是莫大责任

——访中科院外籍院士庄小威

庄小威近影

庄小威教授是美国科学院最年轻的华人院士、中科院史上最年轻的外籍院士。借庄小威教授日前在京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契机，笔者对她进行了独家采访。

庄小威15岁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5岁获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做生物物理学博士后研究。

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毕业后，庄小威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她放弃了一些学校直接提供给她的教授职位，选择了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且将专业转向了生物学。但在当时，她连DNA和RNA这类最基本的生物学知识的区别都不清楚。在斯坦福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后，她摸索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2006年初，年仅34岁的庄小威成为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物理学双科终身教授并于2005年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她在哈佛大学带领团队发明了超高分辨率的STORM成像方法并用此方法发现了许多新的细胞内结构，为神经细胞结构，单分子动力学、核酸与蛋白的相互作用、基因表达机制、细胞与病毒的相互作用等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采访中，庄小威教授并不觉得成为杰出的女科学家有什么秘诀，“在我做科研的过程中，确实没有感觉到因为是女性有优势或劣势。科研是不分性别的。做研究本是我一生所爱，并不是有优势就去做，有劣势就不去做。” 她淡然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可惜我大概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与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希望能多点时间陪她长大。”离开了实验室说到家庭的庄小威教授，和普通妈妈没有什么区别。她一脸骄傲地和笔者说起6岁女儿的趣事，不时发出几声轻笑，“我女儿特别可爱有意思。有时我陪她的时候，她会说，‘妈妈你去工作吧，’这说明她不想跟我玩了，但是她会用很婉转的方式说出来，这样不会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作为15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四大力学”满分的传奇纪录至今在科大无人打破的天才少女，庄小威教授一直都是少年班的传奇，谈及社会上对少年班“揠苗助长”的强烈质疑，她无奈道：“少年班本身并不是坏事，报名时也完全自愿，没有人强迫。我觉得少年班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当然，确实有些孩子因年龄小、心理不成熟，不能够适应少年班的学习生活。因此，这就需要在报考、录取前，家长和老师对孩子做一个综合性评估。如果不适合少年班独特的学习生活方式就不要勉强，以防有些孩子学习吃力，心理也受到影响；如果适合，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社会上对少年班毁誉参半，并不是少年班本身存在的错误。而是因为一切都要因人而异，少年班不是普适的。”

庄小威教授谈起近日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师弟兼爱徒何江，满是自豪和赞赏，认为何江的演讲不仅展现了他一直致力于科技成果为每一个人所用、造福于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体现了日渐突出的中国“海外力量”。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话语权比重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响亮。“我的实验室里华人学生也占了一定比重，这并不是我对华人有特殊待遇或特别因素的考虑，而是现在国外的优秀博士生里，华人占了一定的比重。只要学生满足要求、能够合作，我都会招收。”

虽离家二十余载，然饮水思源，庄小威教授一直致力于为国人提供更好更宽广的科研平台，特别是当选外籍院士后，更加关心支持中国科技的进步，在专访的最后，庄小威教授向笔者表达了希望能够对中国科技进步做更多贡献、与国内的科研机构有更多交流合作机会的愿望。

（许　诺）

“流动科技馆”走进畲乡

近日，由中国科协主办、浙江省科协承办的“中国流动科技馆”来到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进行为期3个月的展示体验活动。观众可在8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体验“地震避险”“声光体验”“电磁探秘”“运动旋律”“数学魅力”“健康生活”等50多个科学实验互动项目。

（李肃人摄　新华社发）